

知識天地

淺談福建省三明話的兩種「子」後綴*

吳瑞文助研究員(語言學研究所)

摘要

本文根據我們前往福建省三明市的田野調查，討論三明話的兩種「子」後綴。三明話有兩個不同形式的「子」後綴tsa3與tsu0，我們首先描述它們各自的語法功能，進而從音韻規則對應的角度說明它們的語源都是「子」。三明話中「子」後綴之所以有tsa3、tsu0兩個形式，原因是它們運作不同的規律，屬於不同的語言層次。相較於國語與臺灣閩南語，三明話利用不同層次的「子」形成語法功能上的分工。

引言

2010年4月9日至21日，我前往中國福建省三明市進行為期13天的語言調查。就自然地理而言，三明市位處武夷山與戴雲山之間的低地，並有沙溪河由西南向東北貫穿。三明話屬於閩中方言。就語言分佈而言，閩中方言北與閩北方言接壤，東與閩東、閩南方言相鄰，西部則與客語、贛語毗連。由於位處閩、客、贛三個大方言的交界，閩中方言的語言現象相當豐富。在這篇小文章中，我將報導三明話的一個有趣的現象：兩種「子」後綴，並提出初步的分析。

所謂「後綴」(suffix)，是指黏附於詞根之後，表達抽象語法意義的成分。在臺灣閩南語中，常見的後綴是「a3」，比方kau3 a3(小狗)、tsʔ7 a3(桌子)、pũa2 a3(盤子)等。(註1)以上三個例子中的「狗、桌、盤」負擔「名詞」這一具體的意義，「a3」的語法功能就是作為名詞後綴。在三明話中，我觀察到兩個不同的獨立音節後綴：tsa3與tsu0，它們都是「子」並有不同的語法功能。

第一種後綴tsa3

三明話的第一種後綴tsa3，主要的功能是指「小」並有若干語義的引伸。tsa3是三明話中最高能產(productive)、構詞能力最強的后綴。先來看看現象：

※ 表一

	詞根	加綴形式	詞根	加綴形式
(1)	ø3 狗 khyi3 豨 豬 giau2 牛	ø3 tsa3 小狗 khyi3 tsa3 小豨 giau2 tsa3 小牛	kɛ1 雞 kø2 猴 ɔ7 鴨	kɛ1 tsa3 小雞 kø2 tsa3 小猴 ɔ7 tsa3 小鴨
(2)	mɔ4 麥 muɛ2 梅 li4 栗	mɔ4 tsa3 麥子 muɛ2 tsa3 梅子 li4 tsa3 栗子	— u6 thø2 芋頭 cia4 李	sam2 tsa3 蠶 u6 tsa3 小芋頭 cia4 tsa3 李子
(3)	tɕhiau3 kuã1 手巾 tsau7 桌 kiɔ5 鏡 tau1 刀	tɕhiau3 kuã1 tsa3 小手巾 tsau7 tsa3 小桌 kiɔ5 tsa3 小鏡 tau1 tsa3 小刀	thiam4 杖 ie3 椅 cyeiŋ2 船 thui2 錘	thiam4 tsa3 小杖 ie3 tsa3 小椅 cyeiŋ2 tsa3 小船 thui2 tsa3 小錘
(4)	pʰue4 被 lø2 kuɛ1 樓梯	pʰue4 tsa3 小被 包小孩用 lø2 kuɛ1 tsa3 小樓梯 可攜帶的	tshiu4 蓆	tshiu4 tsa3 小蓆 指小孩的尿片
(5)	kiau4 舅 ku1 姑	kiau4 tsa3 小舅 妻之兄弟 ku1 tsa3 小姑 夫之姊妹	i2 姨	i2 tsa3 小姨 妻之姊妹
(6)	— tsue1 男陰 成人	na3 tsa3 耳朵 tsue1 tsa3 男陰 小孩	— —	tɕhiau3 kʰue3 tsa3 手指頭 pɛ3 tsa3 女陰 不分成人或小孩

在表一中，我們將三明話裡帶有後綴 tsa3 的詞彙分為 6 類，說明如下。

第(1)類的詞根都是動物，加上「子」後綴tsa3可指這些動物的幼仔。第(2)類的詞則大多是指形體較小的植物果實或昆蟲。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蠶」沒有獨立使用的詞根，一定要與後綴tsa3同時出現。第(3)類是名詞，加上了後綴

tsa3後，指該物品的「小」。第(4)類的詞根，加上後綴tsa3後也有具體的指小意涵，而且意義有所引伸。比方「蓆」tsɰiu4本指大張的草蓆或竹蓆，加了後綴tsa3後指的是小孩的尿布，形體確實較小而語意已與原本的「蓆」不同。第(5)類是親屬詞。就輩份而言，舅、姨是指母親的兄弟姊妹，姑則是指父親的姊妹，都是尊親屬；加了後綴tsa3，則分別成為平輩的舅子、小姨子與小姑。第(6)類是身體器官名詞。很顯然地，這類詞大多數都沒有詞根，僅有的一組對比是表男陰的tsue1與tsue1 tsa3。這組對比使我們得以追溯身體部位詞彙的構詞歷程。我們推測，三明話早期曾存在單音節的na3、pe3與雙音節的tɰiau3 kɰue3，之後纔加上指「小」的後綴tsa3，這個加綴的形式後來取代了原有的詞幹，成為指涉該身體部位的詞彙。

第二種後綴tsuu0

三明話另一種後綴tsuu0，其能產性與構詞能力遠不及前面的後綴tsa3，卻有特殊的語法功能——輕蔑或厭惡。首先來看看現象：

就構詞的角度而言，三明話中加上後綴tsuu0所造出來的詞，帶有輕蔑或厭惡的感情成分。這類構詞方式在臺灣閩南語中也可以見到，比方puã1 hi5「搬戲」(演戲)，加上了「a3」成為puã1 hi5 a3之後，指的是演戲的人，且帶有輕蔑的色彩。

行文至此，細心的讀者想來已經注意到了兩件事。第一，三明話中的後綴tsa3與後綴tsuu0的聲調是不一樣的，前者為陰上調，標為3；後者為輕聲，標為0。第二，在表一與表二中，我們給語料作了不同的標註。在表二中，後綴tsuu0的前一成分都加上底線，表一則沒有。之所以這麼處理的原因是，在表一中，詞幹加上後綴tsa3的時候，詞幹本身會發生聲調的變化，也就是所謂的「連讀變調」。相對地，表二中的詞幹加上後綴tsuu0時，詞幹本身不會發生聲調的變化。從這樣的差異可以知道，即便都是後綴，tsa3與tsuu0它們兩者跟詞根的關係仍然有差異。從語言學的角度而言，這個現象如何解釋呢？我們認為這是詞彙內部焦點的不同。在「X-tsa3」的結構中，詞彙焦點落在後綴tsa3上，因此相鄰的前一成分便發生變調。相對地，在「X-tsuu0」的結構中，詞彙焦點則落在「X」上，讀為本調是重讀的形式，後綴tsuu0也相對地讀為輕聲。這個解釋可從表二的中性稱呼上得到印證。以詞幹pa3 kɰɔ1(跛腳)為例，加上指人的sɔ0後指涉跛腳的人，pa3 kɰɔ1 sɔ0這一詞彙的焦點在詞幹上，居末位音節的sɔ0也調整為輕聲0，此時它是後綴。當sɔ0作為單音節詞彙而非後綴，此時它的語意相當於國語的人「zən2」、閩南語的儂「lan2」，讀的便是陽平調sɔ2。

tsa3與tsuu0的語源是什麼？

瞭解了三明話tsa3與tsuu0的語法功能之後，進一步值得思考的是它們的語源為何。所謂「語源」，乃是指某個語音形式的來源，在這裡我們主要是指漢字的寫法，因此也可稱為「本字」。在日常生活中，語言出乎口入乎耳，做為溝通工具本無待於文字。然而，當我們進一步想知道，某個口語常用詞的方塊字該怎麼寫？在歷史上如何發展出現在的用法？這就有賴於找出正確的語源。因此，為漢語方言尋找漢語語源，就成為漢語方言研究的重要課題。漢語方言語源的考證，其本質就是歷史語言學。歷史語言學的基本假設是，語言的演變有其規律性與系統性，時間進程中產生的種種變化並非可東可西，漫無方向。這一前提使得語源的探索有其邏輯上的可行性。

探求方言中某個語音形式的語源，最基本而首要的工作是找到音韻上的規則對應。我們先來看看tsuu0與tsa3在三明話中的音韻規則對應。tsuu0的現象比較單純，我們先討論它：

※表三

	子	字	事	始	時	試
三明話	tsuu0	tsuu5	suu5	suu3	suu2	tɰuu5
中古音	*tsi3	*zi5	*ʒi5	*ʃi3	*si2	*ʃi5

※表二

中性稱呼		輕蔑、厭惡	
thau7 thɔ2 sɔ0	禿頭人	thau7 tsuu0	禿子
mu4 he7 sɔ0	目瞎人	he7 tsuu0	瞎子
na3 sa2 sɔ0	耳聾人	sa2 tsuu0	聾子
pɔ4 ɔ3 sɔ0	病啞人	ɔ3 tsuu0	啞子
pa3 kɰɔ1 sɔ0	跛腳人	pa3 tsuu0	跛子
mɔ2 meɪŋ5 sɔ0	癩臉人	mɔ2 tsuu0	癩子
po7 teɪŋ1 sɔ0	發癲人	teɪŋ1 tsuu0	癲子

從以上音韻規則對應來看，「字事始時試」等字在中古時期都是來自止攝之韻開口三等，在現代三明話的韻母讀音是 u ，聲母與聲調也大致有相應的表現。我們因此可以推論，三明話裡讀為輕聲的 $tsu0$ ，也是來自同一組規則對應， $tsu0$ 可以寫為中古止攝之韻上聲字的「子」。從古音到現代三明話的語音變化可推測如下：

R1 $*-i > -u$

至於聲調，我們認為 $tsu0$ 來自更早階段的 $tsu3$ ，輕聲調 0 是後起的。

接著來看 $t\text{sa}3$ 在三明話中的音韻規則對應：

※表四

	子	耳	台	海	來	菜
三明話	$t\text{sa}3$	$na3$	$ta2$	$ha3$	$la2$	$t\text{sha}5$
中古音	$*t\text{si}3$	$*n\acute{i}3$	$*d\grave{a}i2$	$*x\grave{a}i3$	$*l\grave{a}i2$	$*t\text{sh}\grave{a}i5$
上古音	$*t\text{sj}\grave{e}g3$	$*n\grave{j}\grave{e}g3$	$*d\grave{e}g2$	$*hm\grave{e}g3$	$*l\grave{e}g3$	$*t\text{sh}\grave{e}g5$

根據上表，如果僅就三明話 (a) 與中古音 ($*i/*\grave{a}i$) 的對應來看，我們似乎不能認為 $t\text{sa}3$ 就是「子」，理由是韻母形式差異太大，我們說不出合理的演變規則。但若參考上古音的表現，不難發現「子耳」與「台海來菜」等字在上古時期同屬之部，韻母相同，差異只在介音 $-j-$ 的有無。我們不妨假設三明話的前身曾發生以下變化：

R2 $*-j- > \emptyset / _ \grave{e}g$

R3 $*-\grave{e}g > a$

以「子耳」兩字而言，從上古到現代三明話，率先發生的變化是介音成分 $-j-$ 的丟失。接著，根據歷史語言學的基本規則，相同的條件有相同的演變，早期的 $*-\grave{e}g$ 一起變為現代的 $-a$ 。

根據以上音韻對應的討論，我們認為三明話中的 $tsu0$ 與 $t\text{sa}3$ ，都可以寫成方塊字「子」。我們更由此得知，「子」這個詞在三明話中存在兩套音韻規則對應，一套與中古有關，一套與上古有關，這個現象本身說明三明話存在不同的時代層次。

從語義的根源來看，三明話的 $t\text{sa}3$ 與 $tsu0$ 都來自指「子女」意義的「子」。本義是「子女」意義的詞發展為後綴在漢語方言中屢見不鮮。比方國語兼用「兒」(球兒、鳥兒)與「子」(豆子、鴿子)；又如閩南語的後綴「 $a3$ 」來自指「子女」的团「 $ki\grave{a}3$ 」。有趣的是，三明話則選擇了同一語源的不同形式—— $t\text{sa}3$ 與 $tsu0$ ——彼此分工，擔任不同語法功能的後綴。另外，三明話還利用輕聲這個手段來標記加綴後詞彙內部焦點的不同。

本文簡單地介紹了三明話的一個現象並進行初步的分析。未來我們將持續地調查三明話及鄰近地區的方言，以獲得更全面、更深入的認識。

註釋

* 首先感謝三明師院余克強教授慷慨熱情地介紹發音人，使我們的調查工作得以順利開展。其次則要感謝發音人林順蘭女士 (2010 年首次調查，時年 64 歲)，她對三明話的嫻熟使本文的寫作有了最根本的憑藉。最後還要感謝語言所助理林志憲先生，本文所附方言地圖是他的佳作。

1. 本文語料採用國際音標標注。音標末的數字表示聲調的類，在三明話中有 6 個聲調，分別是陰平—1、陽平—2、陰上—3、陽上—4、去聲—5、陰入—7。另有輕聲調，標為 0。
2. 加上 * 的形式表示是語言學家利用古代文獻材料擬測出來的讀音。

